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作家

◎宋兆霖 选编

小说选^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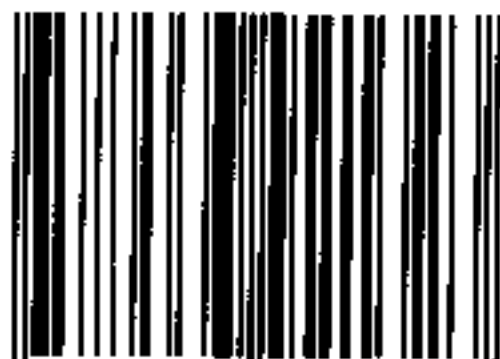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 汪逸芳

设计制作 夏季风工作室 0571-87055914
E-mail: xj924@vip.sina.com

ISBN 7-5339-2132-1



9 787533 921323 >

ISBN 7-5339-2132-1/1·1742

定价: 28.00 元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作家

◎宋兆霖 选编

小说选^①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小说选.下/宋兆霖选编.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5.2

ISBN 7-5339-2132-1

I. 诺… II. 宋…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J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1912 号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小说选 下	
宋兆霖 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aph@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499 千 插页: 2 印张: 20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2132-1/I·1742
	定价: 28.00 元
责任编辑 汪逸芳	
装帧设计 夏季风工作室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斯坦贝克(美国)

珍珠 巫宁坤译(1)

萨特(法国)

墙 冯汉津译(66)

肖洛霍夫(俄罗斯)

一个人的遭遇 草 婴译(88)

阿格农(以色列)

女主人和小贩 徐 新译(122)

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

美洲豹 33 号 西 四译(136)

川端康成(日本)

伊豆舞女 李德纯译(157)

索尔仁尼琴(俄罗斯)

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上发生的一件事

..... 陈智仁译(180)

伯尔(德国)

过路人,你到斯巴..... 高中甫译(238)

怀特(澳大利亚)

信 冯钟璞译(248)

雍松(瑞典)

冬季比赛 彭 年译(265)

贝娄(美国)

赫索格 宋兆霖译(283)

辛格(美国)

傻瓜吉姆佩尔 万 紫译(325)

卡内蒂(英国)

1962 年获奖作家

约翰·斯坦贝克（美国）

John Steinbeck, 1902 - 1968

珍 珠

第 一 章

奇诺在灰暗中醒来。星星还在闪耀，白昼在东方的天边也只画下了一抹淡淡的亮光。公鸡叫了半天，早起的猪群也已经开始不停地翻动着小树枝和碎木片，看看有没有漏过什么能吃的东西。在茅屋外面的霸王树^①丛中，一群小鸟一面噉噉喳喳地叫着，一面拍打着翅膀。

奇诺睁开了眼睛，他先看看那个渐渐亮起来的四方形——那

① 仙人掌之类的植物。

是门，然后看看那吊在空中的箱子，那里面睡着小狗子。最后他转过头去看他的妻子胡安娜；她挨着他躺在席子上，她的蓝披巾盖着她的鼻子和乳房，围着她的腰。胡安娜的眼睛也睁开了。奇诺一点也想不起，他在醒来时也曾看到它们闭着过。她的黑眼睛好像一双亮晶晶的小星星。正像他平素醒来的时候那样，她这会儿也在看着他。

奇诺听到早潮轻轻拍着沙滩的声音。那声音非常好听——奇诺又闭上眼睛去听他的音乐。也许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做，也许他那个民族都那样做。他的民族曾经是伟大的作曲者，因此凡是他们看见、想过、做过或是听到的东西都变成了歌曲。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些歌曲流传了下来；奇诺知道它们，可是没有新的歌曲增加。这并不是说没有个人的歌曲。奇诺的脑子里这会儿就有一支歌，又明朗又柔和，假如他说得出的话，他会管它叫做“家庭之歌”。

他的毯子盖在他的鼻子上，防御着湿冷的空气。他的眼睛朝着身旁一阵沙沙的响声溜了过去。是胡安娜起身了，几乎没有声音，她光着粗硬的脚走到小狗子睡的吊箱面前，弯下身子轻轻哄了哄他。小狗子仰着头望了一会儿，又闭上眼睛睡着了。

胡安娜走到灶坑前面，拨出一块煤，一面把它扇着，一面把小柴枝折断加在上面。

这时奇诺起身了，用毯子裹起脑袋、鼻子和肩膀。他把脚伸进凉鞋，走到屋外，去看破晓的天色。

在门外面他蹲了下来，把毯子的两头围拢在膝盖上。他看见海湾⁽¹⁾上一朵朵云彩在高空中泛着红光。一只山羊走拢来嗅嗅他，睁着冷漠的黄眼睛呆呆地瞪着。在他身后，胡安娜点起的火冒出了熊熊的火焰，从茅屋的墙缝里投出一道道的火光，从门口也投出一块四方形的摇曳不定的光。一只来迟的飞蛾扑了进去觅火。“家庭之

(1) 加利福尼亚海湾。

歌”现在从奇诺身后飘过来。胡安娜正在磨着玉米来做早餐吃的饼，那块磨盘的转动就是家庭之歌的节奏。

黎明很快地来到了，一抹淡彩，一道红光，一片明亮，然后爆发出一团烈火——太阳从海湾里升起了。奇诺垂下眼睛，躲避那炫目的光芒。他可以听到屋子里轻轻拍玉米饼的声音，闻到它们在不平锅上发出的香味。蚂蚁在地上忙着。有浑身亮晶晶的大黑蚂蚁，也有灰溜溜的跑得很快的小蚂蚁。一只灰溜溜的蚂蚁正狂乱地想要逃出一只蚁狮给它挖下的沙子的陷阱，奇诺以上帝的超然态度在一旁观望。一只瘦精精、怯生生的狗走拢来，一听到奇诺柔和的呼唤，就蜷作一团躺下，尾巴差不多盘到了爪子上，又把下巴轻轻地搁在这个堆堆上。这是条黑狗，在应该长眉毛的地方生着金黄的斑点。这是像其他早晨一样的一个早晨，然而又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早晨。

奇诺听到了绳子唧唧嘎嘎的响声。这时胡安娜正把小狮子从吊箱里抱出来，擦洗干净，又把他搁在她胸口用披巾兜成的吊床里。奇诺用不到望就可以知道这些事情。胡安娜柔和地唱着一支古老的歌，这支歌只有三个音符，但音程却有无穷的变化。这也是“家庭之歌”的一部分。一切都只是一个部分。有时它高上去成为一种痛切的、攫住喉头的和音，诉说着这就是安全，这就是温暖，这就是完满。

隔着篱笆墙还有其他的茅屋，从那些屋子里也有烟出来，还有做早饭的声音，可是那些是别的歌，他们的猪是别的猪，他们的妻子不是胡安娜。奇诺既年轻又结实，黑红的头发覆在棕色的前额上。他的眼睛热情、凶猛而又明亮，胡子又稀又粗。他现在把毯子从鼻子上挪了下来，因为阴暗有毒的空气已经消散，而黄澄澄的阳光落在屋子上了。在篱笆墙附近，两只公鸡张开翅膀，竖起颈毛，低着头彼此作攻。这将会是一场笨拙的战斗。它们不是斗鸡。奇诺望了一会儿，然后他抬起眼睛去看一群野鸽忽隐忽现地向内地的群山飞去。这时世界已经醒来，于是奇诺站起身，走到他的茅屋里去。

当他走进门的时候，胡安娜从火光熊熊的灶坑面前站了起来。她把小狗子放回到吊箱里。然后她梳了她乌黑的头发，打成了两条辫子，又用细绿缎带扎住辫梢。奇诺蹲在灶坑旁边，卷起一张热玉米饼，蘸一蘸作料吃了下去，又喝了一点龙舌兰汁；这就是早饭了。这是他所吃过的唯一的一种早饭，除了节日，还有诸圣节那天一顿惊人的、险些把他撑死的甜点心不算。奇诺吃完之后，胡安娜回到灶旁吃她的早饭。他们也说了几句话，可是如果谈话只不过是一种习惯，谈话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奇诺满足地舒了一口气——这也就是谈话。

阳光温暖地晒着茅屋，一长道一长道地从罅隙里透进来。有一道阳光落在小狗子躺着的吊箱上，落在那些吊箱子的绳子上。

一个微小的动作把他们的眼光吸引到吊箱上。奇诺和胡安娜呆呆地一动也不动了。顺着那条把孩子的箱子挂在屋梁底下的绳子，一只蝎子正慢慢地在往下爬。它那螫人的尾巴伸在后面，又平又直，可是一转眼它就可以把它竖起来的。

奇诺的呼吸在鼻孔里嘶嘶响，于是他张开嘴来止住它。然后惊骇的神情从他脸上消失了，僵硬的感觉又从他身上消失了。他脑子里响起了一支新的歌，这是“恶之歌”，敌人的音乐，家庭的任何仇敌的音乐，一种野蛮、诡秘、危险的旋律，同时，在它的下面，“家庭之歌”悲痛地呼号着。

蝎子顺着绳子轻轻地朝着箱子爬下来。胡安娜悄悄地重复着一句古老的咒语，来抵御这祸害，另外她又咬紧牙关喃喃地念了一声圣母玛利亚保佑。奇诺却行动起来了。他的身子悄悄地溜到屋子的那一边，平稳面毫无声息。他的手举在面前，手心向下，眼睛紧盯着蝎子。在蝎子下面的吊箱里，小狗子一面哈哈地笑着，一面把手朝着它伸了上去。当奇诺几乎够得着它的时候，蝎子感到了危险。它停住了，它的尾巴轻轻颤动着，竖了起来，尾梢的弯钩闪闪发光。

当他走进门的时候，胡安娜从火光熊熊的灶坑面前站了起来。她把小狗子放回到吊箱里。然后她梳了她乌黑的头发，打成了两条辫子，又用细绿缎带扎住辫梢。奇诺蹲在灶坑旁边，卷起一张热玉米饼，蘸一蘸作料吃了下去，又喝了一点龙舌兰汁；这就是早饭了。这是他所吃过的唯一的一种早饭，除了节日，还有诸圣节那天一顿惊人的、险些把他撑死的甜点心不算。奇诺吃完之后，胡安娜回到灶旁吃她的早饭。他们也说了几句话，可是如果谈话只不过是一种习惯，谈话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奇诺满足地舒了一口气——这也就是谈话。

阳光温暖地晒着茅屋，一长道一长道地从罅隙里透进来。有一道阳光落在小狗子躺着的吊箱上，落在那些吊箱子的绳子上。

一个微小的动作把他们的眼光吸引到吊箱上。奇诺和胡安娜呆呆地一动也不动了。顺着那条把孩子的箱子挂在屋梁底下的绳子，一只蝎子正慢慢地在往下爬。它那螫人的尾巴伸在后面，又平又直，可是一转眼它就可以把它竖起来的。

奇诺的呼吸在鼻孔里嘶嘶响，于是他张开嘴来止住它。然后惊骇的神情从他脸上消失了，僵硬的感觉又从他身上消失了。他脑子里响起了一支新的歌，这是“恶之歌”，敌人的音乐，家庭的任何仇敌的音乐，一种野蛮、诡秘、危险的旋律，同时，在它的下面，“家庭之歌”悲痛地呼号着。

蝎子顺着绳子轻轻地朝着箱子爬下来。胡安娜悄悄地重复着一句古老的咒语，来抵御这祸害，另外她又咬紧牙关喃喃地念了一声圣母玛利亚保佑。奇诺却行动起来了。他的身子悄悄地溜到屋子的那一边，平稳面毫无声息。他的手举在面前，手心向下，眼睛紧盯着蝎子。在蝎子下面的吊箱里，小狗子一面哈哈地笑着，一面把手朝着它伸了上去。当奇诺几乎够得着它的时候，蝎子感到了危险。它停住了，它的尾巴轻轻颤动着，竖了起来，尾梢的弯钩闪闪发光。

奇诺对于他那有耐心的、柔弱的妻子的铁一般的意志常常感到惊奇。她这个顺从、恭敬、愉快而又有耐心的女人，可以一声不吭地弓着背忍受产痛。她几乎比奇诺自己还能耐劳和挨饿。在小船上，她像一个强壮的男人一样。现在她又做了一件最惊人的事情。

“大夫，”她说，“去请大夫。”

这话传到了那些挤得紧紧的站在围着篱笆墙的小院子里的邻居们中间。他们彼此之间反复地说“胡安娜要请大夫”。要请大夫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一件重大的事情。把他请到将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大夫从来不到这堆茅屋中来的。既然他照看住在城里那些石头和灰泥的房屋里的阔人们已经忙不过来，他又何必来呢？

“他不会来的，”院子里的人们说。

“他不会来的，”门口的人们说，于是这想法也到了奇诺的脑子里。

“大夫不会来的。”奇诺对胡安娜说。

她仰起头来望着他，她的眼睛冷冷的，像一只母狮的眼睛那样。这是胡安娜的头一个孩子——这几乎就是胡安娜的世界里的一切的一切。奇诺看出了她的决心，于是家庭的音乐以钢一般的调子在他脑子里响起来了。

“那么我们去找他，”胡安娜说，她随即用一只手把深蓝色披巾披在头上，用披巾的一头做成一个吊带，吊着呻吟的孩子，用另一头在他眼睛上面做成一块遮布，给他挡住亮光。门口的人往后面的人身上挤，给她让路。奇诺跟着她。他们走出篱门，踏上布满车辙的小道，邻居们跟随着他们。

这事已经变成街坊上的一桩事件。他们形成了一个迅速的、脚步轻悄的行列，向市中心进发，最前面的是胡安娜和奇诺。他们后面是胡安·托玛斯和阿帕罗妮亚，她的大肚子随着吃力的脚步微微摇晃，然后是所有的邻居，还有孩子们在两边跟着小跑。黄澄澄的太阳把他们的黑影子投在他们前面，因此他们在自己的影子上

奇诺对于他那有耐心的、柔弱的妻子的铁一般的意志常常感到惊奇。她这个顺从、恭敬、愉快而又有耐心的女人，可以一声不吭地弓着背忍受产痛。她几乎比奇诺自己还能耐劳和挨饿。在小船上，她像一个强壮的男人一样。现在她又做了一件最惊人的事情。

“大夫，”她说，“去请大夫。”

这话传到了那些挤得紧紧的站在围着篱笆墙的小院子里的邻居们中间。他们彼此之间反复地说“胡安娜要请大夫”。要请大夫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一件重大的事情。把他请到将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大夫从来不到这堆茅屋中来的。既然他照看住在城里那些石头和灰泥的房屋里的阔人们已经忙不过来，他又何必来呢？

“他不会来的，”院子里的人们说。

“他不会来的，”门口的人们说，于是这想法也到了奇诺的脑子里。

“大夫不会来的。”奇诺对胡安娜说。

她仰起头来望着他，她的眼睛冷冷的，像一只母狮的眼睛那样。这是胡安娜的头一个孩子——这几乎就是胡安娜的世界里的一切的一切。奇诺看出了她的决心，于是家庭的音乐以钢一般的调子在他脑子里响起来了。

“那么我们去找他，”胡安娜说，她随即用一只手把深蓝色披巾披在头上，用披巾的一头做成一个吊带，吊着呻吟的孩子，用另一头在他眼睛上面做成一块遮布，给他挡住亮光。门口的人往后面的人身上挤，给她让路。奇诺跟着她。他们走出篱门，踏上布满车辙的小道，邻居们跟随着他们。

这事已经变成街坊上的一桩事件。他们形成了一个迅速的、脚步轻悄的行列，向市中心进发，最前面的是胡安娜和奇诺。他们后面是胡安·托玛斯和阿帕罗妮亚，她的大肚子随着吃力的脚步微微摇晃，然后是所有的邻居，还有孩子们在两边跟着小跑。黄澄澄的太阳把他们的黑影子投在他们前面，因此他们在自己的影子上

夫是另一个种族的人，那种族近四百年来打过、饿过、抢过、鄙视过奇诺的种族，并且吓住了他们，因此土人谦卑地来到他的门前。正如他一向走近这个种族中任何人的时候那样，奇诺同时感到软弱、害怕和气愤。愤怒和恐怖掺杂在一起。要他杀死这个大夫，会比跟他谈话容易得多，因为大夫的种族中所有的人跟奇诺的种族中所有的人讲起话来，就仿佛他们都是愚鲁的牲口似的。当奇诺把右手举向大门上的铁环的时候，愤怒填满了他的胸膛，敌人的喧闹的音乐在他的耳朵里震响，他的嘴唇紧紧地贴着牙齿——可是，他却举起了左手去摘帽子。铁环在门上敲打着。奇诺脱下了帽子站着等候。小狗子在胡安娜怀里微微地哼着，于是她轻轻地去哄他。行列挤了拢来，以便看得清楚一些，听得清楚一些。

过了一会儿，大门开了几寸。奇诺从那个隙缝里可以看到园子里凉爽的绿阴和小喷泉。那个向外望着他的男人跟他是一个种族。奇诺用本族的语言跟他说话：“小东西——头生的——给毒蝎子咬了，”奇诺说，“他需要医师的本领。”

大门关上了一点儿，那仆人不肯用本族的语言说话。“等一会儿，”他说，“我自己去通报。”于是他关上大门，并且插紧了插销。刺眼的太阳把这群人连在一起的影子黑沉沉地投在白墙上。

大夫坐在他卧室里的高床上。他穿着巴黎运来的红纹绸长睡衣，要是扣上扣子的话胸口就有点儿紧了。他的膝上搁着一个银托盘，里面有一把银制的巧克力壶和一个薄瓷的小杯。杯子是那样纤巧，以致当他用大手把它举起，用拇指和食指的尖儿把它举起而把其余三个指头远远地伸开免得它们碍事的时候，那副样子真是可笑。他的眼睛陷在鼓起的小肉窝里，他的嘴角由于不满而搭拉着。他越来越胖，他的嗓音，由于喉头的脂肪太多已经变得沙哑了。他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面东方式的小锣和一盆纸烟。屋里的陈设又笨重又暗淡，阴森森的。挂的画儿都带有宗教意味，连他亡妻的着色大相片也是那样；如果她遗嘱里规定的并由她本人遗产中

出钱做的那些弥撒有什么用处，那她该是在天堂里了。大夫有一个短时期，曾经是上流社会的一分子，而他整个后来的生活就是对法兰西的忆念和恋慕。他说：“那才是文明的生活呢。”——他的意思就是想当年他曾经靠着一笔小小的收入养饼头和吃馆子。他倒出了第二杯巧克力，又用手指捻碎了一小块甜饼干。从大门口来的那个仆人走到敞着的门前，站在那儿等着他看见。

“什么事儿？”大夫问。

“有个小印第安人带着个娃娃。他说孩子给蝎子螫了。”

大夫先轻轻地放下杯子，然后才让怒火上升。

“难道我没有别的事儿可做，只好给‘小印第安人’治治虫伤吗？我是个大夫，不是兽医啊！”

“是，老爷。”仆人说。

“他有钱吗？”大夫追问，“没有，他们从来没有钱的。我，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好像应当白干活——我可腻味透了。看看他有钱没有？”

在大门口，那仆人对门开了一条缝，朝外面看了看等候的人们。而这一回他用本族的语言说话了。

“你有钱付治疗费吗？”

于是奇诺把手伸进毯子里一个秘密的地方。他掏出一张折叠了多少层的纸。他一层又一层地把它打开，直到最后才露出八颗畸形的小珍珠，像小烂疮似的，又丑又灰黯，压得扁扁的，几乎一文不值。仆人接过纸去，又关上大门，不过这一趟他去的时间不长。他把大门开了一条缝，刚够把那张纸递回来。

“大夫出去了，”他说，“人家请了他去看一个害重病的入。”然后，因为羞耻，他急忙关上了大门。

于是一阵羞耻的感觉传遍了整个行列。他们都散开去了。乞丐们回到教堂的台阶上去，游荡的人们走开，邻居们也离开了，免得继续看着奇诺当众受辱。

出钱做的那些弥撒有什么用处，那她该是在天堂里了。大夫有一个短时期，曾经是上流社会的一分子，而他整个后来的生活就是对法兰西的忆念和恋慕。他说：“那才是文明的生活呢。”——他的意思就是想当年他曾经靠着一笔小小的收入养饼头和吃馆子。他倒出了第二杯巧克力，又用手指捻碎了一小块甜饼干。从大门口来的那个仆人走到敞着的门前，站在那儿等着他看见。

“什么事儿？”大夫问。

“有个小印第安人带着个娃娃。他说孩子给蝎子螫了。”

大夫先轻轻地放下杯子，然后才让怒火上升。

“难道我没有别的事儿可做，只好给‘小印第安人’治治虫伤吗？我是个大夫，不是兽医啊！”

“是，老爷。”仆人说。

“他有钱吗？”大夫追问，“没有，他们从来没有钱的。我，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好像应当白干活——我可腻味透了。看看他有钱没有？”

在大门口，那仆人对门开了一条缝，朝外面看了看等候的人们。而这一回他用本族的语言说话了。

“你有钱付治疗费吗？”

于是奇诺把手伸进毯子里一个秘密的地方。他掏出一张折叠了多少层的纸。他一层又一层地把它打开，直到最后才露出八颗畸形的小珍珠，像小烂疮似的，又丑又灰黯，压得扁扁的，几乎一文不值。仆人接过纸去，又关上大门，不过这一趟他去的时间不长。他把大门开了一条缝，刚够把那张纸递回来。

“大夫出去了，”他说，“人家请了他去看一个害重病的入。”然后，因为羞耻，他急忙关上了大门。

于是一阵羞耻的感觉传遍了整个行列。他们都散开去了。乞丐们回到教堂的台阶上去，游荡的人们走开，邻居们也离开了，免得继续看着奇诺当众受辱。

海湾的居民信赖精神上的东西和想像中的东西，而不信赖自己的眼睛所告诉他们的距离或者清晰的轮廓，或者任何光学上的精确性。从小城遥望海湾的对面，一部分红树像用望远镜看到那样地轮廓分明，而另一丛红树却是一个朦胧的暗绿斑点。一部分远处的海岸在那看上去像水波似的微光中消失了。视觉不一定可靠，没法证明你看到的东西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于是海湾的居民以为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的，他们也并不觉得奇怪。一片黄铜色的雾霭笼罩在水上，炎热的朝阳射在上面，使水波荡漾得刺眼。

渔民的茅屋在小城右手边的沙滩后面，那些小船就排列在这个区域的前面。

奇诺和胡安娜慢慢地走下海滩，来到奇诺的小船旁边，这是他在世界上唯一贵重的东西。船旧极了。奇诺的祖父把它从那亚里特带来，又把它传给奇诺的父亲，同样地它又传到奇诺的手里。它既是财产又是饭碗，因为有一条船的男人能够保证他的女人有饭吃。它是防御饥饿的堡垒。奇诺年年都用那坚硬的、贝壳似的胶泥重新修整他的小船，他所用的秘密方法也是他父亲传授给他的。现在他走到小船旁边，像往常那样温柔地摸摸船头。他把他的潜水石、他的篮子和两根绳子都放在小船旁边的沙上。他又把毯子叠好，放在船头。

胡安娜把小房子放在毯子上，又把她的披巾盖在他身上，让炎热的太阳晒不着他。他现在安静了，可是他肩上的红肿已经蔓延到脖子上和耳朵后面了，他的脸孔也膨胀着，在发烧。胡安娜走到水边，趟进浅水。她拣起一些褐色的海草，做成一块扁平的、湿润的糊药，把它敷在孩子红肿的肩膀上，这个疗法未必不如别的疗法，而且也许比那位大夫的手术还会高明些。不过这疗法却没有他的那种权威，因为它既简单又不花钱。小狗于没有发生腹部痉挛。或许胡安娜已经及时把毒液吸出来了，可是她并没有吸出她为她头生的孩子感到的忧虑。她没有直接为孩子的复原祈祷——她祈祷让

他们采到一颗珍珠来请大夫给孩子医治，因为人们的脑子像海湾里的海市蜃楼一样的虚幻。

现在奇诺和胡安娜把小船从沙滩上推下水去，等船头一漂起来，胡安娜就爬了进去，同时奇诺把船尾推下水，在旁边躺着，直到船尾也轻轻地漂了起来，在细小的碎浪上摇荡着。然后奇诺和胡安娜一齐用他们的双叶桨在海里划起来，于是小船搅皱了海水，嘶嘶响着，迅速地前进。其他的采珠船早就出去了。不久，奇诺就看到他们在烟雾中聚集在一起，停泊在养贝场的上面。

光线通过海水渗透到养贝场，在那里，带褶边的珠母牢牢贴在粗糙的海底，海底布满了破碎的、剖开的珠母的空壳。就是这个养贝场曾在过去的年代使西班牙国王一跃而为欧洲一霸，帮他支付了战费，并且为赎救他的灵魂修饰了教堂。有的珠母壳上长着裙裾似的褶边；有的珠母边上贴着一丝丝海草，身上有小螃蟹爬来爬去，壳上覆盖着蛤蜊皮。这些珠母会碰到一点意外，一粒沙子会陷在肌肉的皱褶里，刺激肌肉，直到肌肉出于自卫用一层光滑的珍珠质把沙粒裹住。这情况一旦开始，肌肉就继续包裹那外来物，直到它在浪潮的冲击中掉出来，或者直到那珠母被毁灭。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潜入水底，把珠母从养贝场采走，剖开，寻找那些被包裹起来的沙粒。许多鱼群呆在养贝场附近，为了可以靠近被采珠人扔回来的珠母，靠它过活，并且可以啮咬那些发亮的贝壳。但珍珠却是偶然找到的东西，找到一颗珍珠是运气，是上帝或天神或二者一起在你背上宠爱的一拍。

奇诺有两根绳子，一根拴在一块大石头上，一根拴在篮子上。他脱下衬衣和裤子，又把帽子放在船底。水像油一样的光滑。他一手拿着石头，一手拿着篮子，然后脚先下水，从船边上溜了下去，石头便把他坠到海底。气泡在他后面冒着，直到水重又澄清，他能看见东西的时候才罢。上边，水面是一面起伏不定的、亮晶晶的镜子，他可以看到小船的底穿透水面。